

北非新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原因 与特点*

刘云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

内容摘要：新伊斯兰主义是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北非政治伊斯兰演进的新阶段。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的复兴党、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阿尔及利亚的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利比亚的正义与建设党也在“阿拉伯之春”后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成果，说明新伊斯兰主义力量在北非甚至中东政治舞台上的兴起。其原因包括这些政党长期的政治影响力、其符合北非国家现实的政治主张，以及“阿拉伯之春”以来宽松的政治环境等。当前，北非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它们仍然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与传统的伊斯兰主义相比，新伊斯兰主义更加世俗化、实用化，更具有宽容性，代表了北非政治伊斯兰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新伊斯兰主义 政党 北非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洲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研究”（20BSS028）研究成果。

许多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温和伊斯兰主义者在“阿拉伯之春”后发生了向新伊斯兰主义的转变，并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虽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被军方废黜，突尼斯复兴党（Ennahda）和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也在选举中失去执政地位，但新伊斯兰主义势力至今仍然是北非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对“阿拉伯之春”后新伊斯兰主义兴起的现象及其原因、特点进行分析，从而使人们对这一政治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当代伊斯兰主义与新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主义是北非国家独立以来该地区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北非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甚至重新定义了北非地区的国际关系。21世纪以来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兴起的新伊斯兰主义，则是从传统伊斯兰主义脱胎出来的新的政治思潮和运动。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的内容，我们首先厘清伊斯兰主义与新伊斯兰主义等概念。

（一）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主义又称政治伊斯兰，是伊斯兰世界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伊斯兰教复兴背景下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宗教政治思潮和运动，它主张恢复伊斯兰教历史上的自信和荣耀，净化伊斯兰教中的外来因素，重申伊斯兰教在“社会和政治以及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主张“根据伊斯兰教规定

的法律重新安排政府和社会”。^① 伊斯兰主义者强调伊斯兰教法的实施、泛伊斯兰的政治统一、建立伊斯兰国家，以及拒绝非穆斯林的影响，特别是西方的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或文化影响。伊斯兰主义者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动机和目标千差万别，他们对伊斯兰传统和实践的解释也千差万别。在当代伊斯兰教信仰复兴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和政党兴起，有些政党和组织在体制内以合法形式开展活动，有些则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形式谋取政治权力。伊斯兰主义这一术语经常用来描述具有伊斯兰倾向的改革运动、政党和组织，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等改革主义组织，也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跨国恐怖组织。有时也指代起源于伊斯兰革命的伊朗神权政府、奉行瓦哈比派的沙特王国，以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等官方伊斯兰主义者。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通称为伊斯兰主义或政治伊斯兰。

伊斯兰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不是宗教现象。一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会说：“我们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资本主义者，我们只是穆斯林。”^② 早在1989年苏联解体前，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人阿亚图拉霍梅尼写信给戈尔巴乔夫总统，建议苏联接受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③ 他认为伊斯兰教是最好的意识形态，完全反映出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特征，也说明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和运动。

（二）伊斯兰主义的类型

根据坚持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程度、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维

^① Sheri Berman, “Islamism, Revolution, and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 No. 2, 2003, p. 258.

^② Daniel Pipes, *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3, p. 8.

^③ 同^②, p. 9.

度，可以将伊斯兰主义分为激进派、极端派和温和派。激进派主张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重建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历史上麦地那哈里发国家为楷模的理想伊斯兰社会。伊斯兰世界存在着大量的激进派。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穆斯林兄弟会、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各种合法的萨拉菲主义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都属于激进派。这些激进主义组织主张以伊斯兰教法取代当前伊斯兰国家的世俗法律，反对西方化和现代化，反对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主张通过武装暴力、群众运动、合法斗争等各种手段实现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的目标。

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极端派，就是那些试图以暴力或恐怖主义活动推行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组织和个人。他们通常从事暗杀、扣押人质、劫持飞机，或其他颠覆破坏活动。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典型的极端主义组织。最著名的恐怖分子和组织是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其他恐怖组织有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西非的博科圣地、东非的伊斯兰青年党，以及“阿拉伯之春”后兴起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

温和派最主要的特征是试图将伊斯兰教法与现代政治原则相结合。^①他们不主张使用暴力，也不从事颠覆、推翻现政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而是在现政权的体制内，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谋取议席，进而组织伊斯兰政府。大多数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和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八九十年代活跃起来。土耳其的救国党、繁荣党、道德党都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党，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复兴党、摩洛哥的正义

^① 卢云：《审思政治伊斯兰：类型、特征与影响》，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2期，第96页。

与慈善党、正义与发展党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温和派与激进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主张推翻现政权与体制，而是通过议会选举等方式参与所在国的政治进程。

（三）新伊斯兰主义

新伊斯兰主义是利用伊斯兰符号、传统并从伊斯兰信仰中汲取营养，以实现某种社会政治目标的一种宽泛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伊斯兰主义温和派在 21 世纪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后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新伊斯兰主义者对政治伊斯兰的许多理念、优先事项和议程进行了调整和改变，以回应伊斯兰世界出现的重大时代问题。与“阿拉伯之春”前的伊斯兰主义温和派相比，新伊斯兰主义者更加世俗化、温和化和实用主义，他们将现代性和发展置于伊斯兰教的认同之上，并不主张立即实现沙里亚的统治，而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等伊斯兰的最终目标。在新伊斯兰主义者那里，宗教信仰的虔诚与否不再是判断是否是正确的伊斯兰的主要标准。^① 用罗宾·赖特（Robin Wright）的话来说，新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观点更加灵活、明智和成熟。他们并不追求建立沙里亚国家，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法是一种价值观、文明和政治文化”^②。新伊斯兰主义者寻求的是伊斯兰教法的最终目标，没有将某种形势与特定的宗教文本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动态的，不是一套固定的规则和信条，而是一个能够适应或与与时俱进的有机信仰体系。^③

新伊斯兰主义一词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因为“阿拉伯之春”后政治伊斯兰发生的变化不是统一的，不同的地

^① Amel Boubekeur and Olivier Roy,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Islamists? Salafis, Heavy Metal Muslims and the Lure of Consumerist Isl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06.

^② Robin Wright, Olivier Roy, Khalil Al-Anani and et al., *The Islamists are Coming: Who They Really are*, Washington, DC: U. 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2, p. 9.

^③ 同^②。

方这种变化是不一样的。有些西方学者用后伊斯兰主义概括“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主义的新变化，认为伊斯兰主义要么已经失败，要么已经背离了以前典型的伊斯兰主义。^①西方学者这种关于伊斯兰主义实践中的世俗化趋势是一个失败迹象的断言为时过早，当前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治伊斯兰进入了新伊斯兰主义时期，而非后伊斯兰主义时期。事实上，新伊斯兰主义的世俗化过程是伊斯兰主义实用性、渐进主义和适应性的战略转变，新伊斯兰主义淡化了伊斯兰教因素，这是一种适应当前阿拉伯国家政治现实的改变，其根本目标依然是伊斯兰价值观的实现。

二、北非新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21世纪初创建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AKP），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新伊斯兰主义组织。^②但新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现象兴起则发生于“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北非地区，其主要的代表性组织有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阿尔及利亚的争取和平社会运动（Movement of Society for Peace），以及利比亚的正义与建设党（Justice & Construction Party）。

（一）“阿拉伯之春”期间的伊斯兰主义组织

不论是新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其他政治伊斯兰力量在整个“阿拉伯之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突尼斯、埃及、利比

^① Olivier Roy, “The Paradoxes of the Re-Islamisation of Muslim Societies”, <https://tif.ssrc.org/2011/09/08/the-paradoxes-of-the-re-islamization-of-muslim-societies/>; Asef Bayat, “The Post-Islamist Revolution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africa/2011-04-26/post-islamist-revolutions>.

^② Ahamat Kuru, “Muslim Politics Without an ‘Islamic State’: Can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be a Model for Arab Islamists?”,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BDC_AKP-Model_Kuru.pdf.

亚、摩洛哥等国的最初抗议活动，以及后来有组织的集会都是由世俗组织发起和实施的。“阿拉伯之春”的宗教诉求或宗教意识色彩非常淡薄，新伊斯兰主义或其他政治伊斯兰组织并没有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与各种伊斯兰主义政党相比，学生团体、工会和世俗政党在组织抗议活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许多伊斯兰主义者以个人身份参加“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

“阿拉伯之春”最初是一场无领导和无计划的群众运动，没有任何明显的伊斯兰主义因素，包括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复兴党在内的主要新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推翻本国强人政权期间的活动相当有限。“阿拉伯之春”发生时，突尼斯复兴党的大部分领导人侨居在国外，留在国内的新伊斯兰主义者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较难发挥影响力。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与突尼斯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样，并没有站在抗议活动的最前沿，也没有直接参与推翻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抗议活动。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些高层领导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前并不想惹恼政府，他们甚至“放弃了要求穆巴拉克先生立即下台并作出其他让步的要求”。^① 穆斯林兄弟会甚至没有参加在抗议活动中遇害的穆斯塔法·萨维（Mustafa Sawi）的葬礼。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直接挑战穆巴拉克。后来，穆斯林兄弟会公开支持抗议者，但一直没有承担反政府运动的领导角色，他们乐见世俗主义者成为抗议活动的领导者。^② 2011年2月20日，摩洛哥人走上街头抗议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政策。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与国王保持着密切关系，所以在抗议活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正义与发

^① Dan Murphy, “Egypt’s Protests; Muslim Brotherhood’s Concessions Prompt Anger”,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1/0207/Egypt-protests-Muslim-Brotherhood-s-concessions-prompt-anger>.

^② Shadi Hamid and Steven Brooke, “The Muslim Brotherhood’s Role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http://www.ctc.usma.edu/posts/the-muslim-brotherhood-s-role-in-the-egyptian-revolution>.

展党并没有正式宣布支持“2·20运动”。

但是，由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的悠久历史，加上政治伊斯兰势力几十年的政治影响力，北非的新伊斯兰主义力量不会永久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复兴党成员很快和工会、律师协会、反对党等组织一起参与迅速蔓延到突尼斯所有地区的示威和抗议活动。^① 针对本·阿里（Ben Ali）倒台后组成的突尼斯临时政府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排斥，复兴党领导人萨多克·舒茹（Sadok Chourou）于2011年1月18日在突尼斯市中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结果被安全部队暴力驱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有大量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了抗议运动，有组织地为抗议者提供后勤支持，在抗议运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抗议者提供茶水、食物、麦克风、扬声器，在抗议期间多次设立安全检查站，以保障所有进入抗议广场的人的安全，为受伤的抗议者设立护理中心，他们还在网站上发布有关抗议活动的信息。^② 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坚称，“它只不过是反抗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活动的一个参与者”^③。

摩洛哥的情况与突尼斯、埃及不同，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禁止其成员参加抗议活动，许多党员从“2·20运动”开始就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一些示威活动，而且非常活跃，其中包括党的前总书记萨阿德·奥斯曼尼（Saad Eddine Al Othmani）、党的青年委员会成员穆斯塔法·拉米德（Mustafa Ramid），许多成员直到议会

① Ramazan Yildirim,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nahda Movement from Islamic Jama’ah to Political Party”, *Insight Turkey*, Vol. 19, No. 2, 2017, p. 199.

② “A Backgrounder o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1/10/11/muslim-brotherhood-pub-54924>.

③ Will Englund, “Muslim Brotherhood Says It is Only a Minor Player in Egyptian Protest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uslim-brotherhood-says-it-is-only-a-minor-player-in-egyptian-protests/2011/01/30/AB9405Q_story.html.

选举之前都一直在参与抗议。^① 相比之下，摩洛哥的另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慈善党（Justice and Charity Party, JC）不但以组织的名义参加了“2·20运动”，而且于2011年3月20日组织了一场有4000多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呼吁结束君主专制，进行“深度民主改革”。正义与慈善党批评宪法改革是“虚假的承诺”，批评正义与发展党不应与国王妥协，并拒绝参加选举。^②

新伊斯兰主义政党与组织没有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领导与组织作用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再加上“阿拉伯之春”的主题是反对腐败和独裁、关注民众的就业和生计等问题，伊斯兰主义的诉求并不占主导。

长期以来，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在政治活动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历届政府都企图将伊斯兰主义者从公共生活中清除。在突尼斯，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和本·阿里统治时期，政府对复兴党实行高压政策，许多党的领导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流放，数百名成员受到审判，也有一部分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③ 在埃及，自纳赛尔时期开始，穆斯林兄弟会由于追求将埃及建成伊斯兰国家，一直遭到政府的压制，极大地削弱了伊斯兰主义者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并减少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存在。^④ 考虑到相关政治成本，新伊斯兰主义政党与组织没有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表现得小心翼翼，避免有明显的反政府活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元老穆罕默

① Abdessamad Ait dada and Richard van Schaik,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Moroccan Arab Spring”, https://www.academia.edu/2766258/Political_Islam_and_the_Moroccan_Arab_Spring.

② Abdeslam Maghraoui, “Morocco: The King’s Islamists”,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morocco-the-kings-islamists>.

③ Michael Koplow, “Why Tunisia’s Revolution is Islamist-Free”,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1/14/why_tunisia_s_revolution_is_islamist_free.

④ Kenneth Perkins, *A History of Modern Tuni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7-184.

德·阿克夫 (Mohammed Mahdi Akef) 说,“如果我们领导‘阿拉伯之春’,他们就会屠杀我们”。^① 摩洛哥的情况与埃及和突尼斯不同,正义与发展党在其建立初期就选择了温和的道路,长期与国王合作。国王允许它作为反对党存在和发展,并允许它参加议会选举,主要是因为国王把它看成是平衡伊斯兰反对派政党正义与慈善党以及世俗反对派的力量。因此,自成立之日起,正义与发展党在“阿拉伯之春”中不发挥领导与组织作用也在情理之中。

(二) 选举胜利:新伊斯兰主义的兴起

2011年年底至2014年上半年,是“阿拉伯之春”后新伊斯兰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新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阿拉伯多国的政治舞台上崛起,埃及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复兴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阿拉伯之春”后的选举中纷纷获胜,上台执政。

在2011年10月23日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突尼斯复兴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组织了以哈马迪·杰巴利 (Hamadi Jebali) 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复兴党是“阿拉伯之春”后第一个赢得自由选举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党。执政期间,该党延续了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优先发展经济,推进民主建设,打击恐怖主义。^② 突尼斯复兴党的温和形象和务实态度赢得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肯定,但突尼斯复兴党的执政过程不断遭遇挑战。2013年2月和7月,两位反对党领袖遇刺,外界普遍认为,复兴党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罪魁祸首。在制宪会议的压力之下,复兴

^① Will Englund, “Muslim Brotherhood Says it is only a Minor Player in Egyptian Protest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uslim-brotherhood-says-it-is-only-a-minor-player-in-egyptian-protests/2011/01/30/AB9405Q_story.html.

^② Maszlee Malik, “From Political Islam to Democrat Muslim: A Case Study of Rashid Ghanouchi’s Influence on Abim, Ikram, Amanah and Dap”, *Intellectual Discourse*, Vol. 25, No. 1, 2017, pp. 27–28.

党被迫放弃权力。

2011年4月30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正式成立，提出要保护埃及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埃及的民主进程，该党能够容纳非穆斯林成员，说明它已经具有了新伊斯兰主义特征。^① 2012年1月21日举行的埃及人民议会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赢得人民议会503个议席中的235席，成为人民议会第一大党，党的总书记穆罕默德·卡塔特尼（Mohamed Katatny）出任议长。^② 在2012年2月的协商议会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赢得了180个席位中的105席。^③ 2012年6月，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y）赢得51.7%的选票而当选总统。^④ 但是，穆尔西执政的策略是通过行政命令、攫取权力和公投等手段控制国家，而不是通过协商和逐步改革来施政。穆尔西政府的不恰当措施，加上处理失业问题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低效率，最终导致开罗爆发新的抗议运动。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宣布撤销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关押穆尔西及其追随者。随后，穆斯林兄弟会被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而予以取缔。

摩洛哥举行新宪法公投之后，于2011年11月25日举行了议会选举。正义与发展党获得议会395个席位中的107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党的总书记阿卜德里拉·本基兰（Abdelilah Benkirane）被国王任命为政府首相。本基兰领导成立的联合政府努力解决经济问题、恢复宏观经济平衡，使摩洛哥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地区经济增长率，且呈不断上升之势，出口额也逐步增长。

① Samer Shehata, "Egypt: The Founders", http://theislamistsarecoming.wilsoncenter.org/islamists/node/23181/#the_founders.

② "Interactive: Full Egypt Electoral Results",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interactive/2012/01/20121248225832718.html>.

③ "Results of Shura Council Elections: Guide to Egypt's Transition", <http://egyptelections.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2/29/results-of-shura-council-elections>.

④ Maggie Michael, "Egypt Sets May Presidential Election", <https://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sdut-egypt-sets-may-presidential-election-2012feb29-story.html>.

卡扎菲被推翻后，利比亚的穆斯林兄弟会于2012年组建了正义与建设党并参与大国民议会选举，结果赢得21.3%的政党得票率，获得17个政党席位，成为仅次于全国力量联盟的第二大党。如果加上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的17个席位，则穆斯林兄弟会席位多达34个。^① 该党表示将“致力于安全和稳定”，将在伊斯兰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但并不意味着认可‘禁止女性离家’等对宗教的肤浅理解”。该党还呼吁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通过对话来结束宗派主义和进一步的冲突。^② 利比亚正义与建设党通过与独立人士的战略联盟来增强其影响力，最终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集团。2013年5月，在萨拉菲派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推动通过备受争议的政治孤立法，禁止卡扎菲时代的官员在未来十年参政。该法的通过激化了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力量的矛盾。

（三）曲折中发展的新伊斯兰主义

从2013年后半年开始，北非新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遭到重大挫折，新伊斯兰主义进入了曲折发展的进程。但迄今为止，新伊斯兰主义政党仍然是北非乃至中东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政治角色。

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宣布撤销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关押了穆尔西及其追随者，7月10日，又对3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发出了逮捕令并禁止他们出境。12月25日，塞西控制下的过渡政府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主义组织而予以取缔。2014年4月28日，开罗地方刑事法院判处共计683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支持者死刑，引发全球关注。^③ 于2014年6月上台的塞西政府，

① Cameron Glenn, “Libya’s Islamists: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Want”,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libyas-islamists-who-they-are-and-what-they-want>.

② “Libya’s Justice & Construction Party Announces its Support for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https://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490>.

③ 《埃及紧张局势缘何难以缓解》，<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9RKEQOSU00014AED.html>。

在镇压穆斯林兄弟会方面采取了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破坏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对该组织的控制，二是构建穆斯林兄弟会是暴力恐怖组织的叙事。然而，经过多年的打压，塞西政府并没有摧毁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结构。相反，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完全复活，并出现了内部复兴的迹象。穆斯林兄弟会得以幸存的主要结构性原因是其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国内的公开机构被捣毁后，大量高层干部流亡国外，在土耳其、卡塔尔和伦敦的指挥中心通过网络和移动电话等现代通信工具和埃及国内的基层组织保持联系，流亡的领导层不受埃及当局的控制。^① 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是塞西政权一支强大的反对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在塞西政府的严厉镇压下重生，仍然坚持非暴力的意识形态道路，强调渐进主义的策略。政府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仍然是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2014年10月的人民议会选举中，突尼斯复兴党获得了217个席位中的69席，低于突尼斯呼声党（Nidaa Tounes）的86席，失去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2015年11月26日，32位呼声党议会成员不满总统埃塞卜西（Essebsi）之子擅自干政而集体辞职，从而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拱手送给了复兴党。^② 2019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由于持续的经济危机和民众对腐败的担忧日增，复兴党只赢得52个席位，但它依然是议会第一大党。

2016年10月7日，摩洛哥举行了“阿拉伯之春”举行以来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正义与发展党获得395个席位中的125个席位。正义与发展党虽然没有获得一半以上的选票和席位，但它仍

① Barbara Zollner, "Surviving Repression: How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has Carried on", <https://Carnegie-Mec.Org/2019/03/11/Surviving-Represion-How-Egypt-s-Muslim-Brotherhood-Has-Carried-On-Pub-78552>.

② Rami Galal, "Will Nidaa Tunis' Troubles Boost Muslim Brotherhood in Egypt?",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5/11/tunisia-nidaa-tunis-resignation-egypt-muslim-brotherhood.html#ixzz3sTw0ElXl>.

然是议会第一大党，再次获得组阁权力。2021年9月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失利，但其组织网络与影响力依然存在。

自2013年以来，利比亚正义与建设党的民众支持率急剧下降。世俗政客指责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及其附属机构与极端组织有联系，而萨拉菲主义者则声称穆斯林兄弟会损害了伊斯兰原则。2014年6月25日的利比亚议会选举中，由于大国民议会取消了政党席位，所有参选者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选举结果是民族主义和自由派赢得了多数席位，而伊斯兰主义者则减少到只有大约30个席位。^①整个伊斯兰主义阵营在议会选举中遭受重创，世俗力量成为新议会的主导力量。正义与建设党退出以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为首的利比亚政府，该党五位部长全部辞职。^②伊斯兰力量与世俗派的矛盾最终导致利比亚议会和政府的分裂，并开始了双方长达数年的内战。这种情况下，新伊斯兰主义力量难以在利比亚重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阿尔及利亚的新伊斯兰主义力量在政治上呈现不断上升之势。成立于1990年的争取和平社会运动是阿尔及利亚最主要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在2012年和2017年议会选举中，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联合其他伊斯兰政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分别只获得49席和33席。2021年选举中，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单独获得65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说明新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影响力日益上升。

① 《利比亚公布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最终结果》，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22/c_1111726867。

② “Islamist Party Quits Libya’s Government”，<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5832818>。

三、北非新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原因

新伊斯兰主义力量之所以在“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北非政治舞台上崛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政治环境变迁带来的机遇，也有这些政党自身的影响力和政治转型等内在的因素。

（一）“阿拉伯之春”前的统治

“阿拉伯之春”前，北非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失败，使人民渴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发生重大转变，使国家走出发展困境、人民摆脱失业和贫困。

“阿拉伯之春”以前，北非各国领导人的终身制长期存在，政府换届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形成固定机制和制度。政治制度的僵化及其相伴而生的腐败问题，弱化了“阿拉伯之春”前国家政权的民意基础。^① 在突尼斯，本·阿里靠着贪腐和裙带关系维持统治，总统家族掌控着酒店、媒体、房地产、金融、旅游等行业，并将赚得的利润转移到海外。在埃及，穆巴拉克在当政的30年里，其个人及其家人，以及围绕他们形成的利益集团通过埃及的大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埃及军政各部门腐败成风，导致民怨不断增长。在利比亚，卡扎菲实行家族统治。丰富的石油财富汇集到卡扎菲家族手中。根据透明国际的报告，北非国家政府廉洁指数较低，其中，2010年摩洛哥廉洁指数为3.4，埃及为3.1，阿尔及利亚为2.9，利比亚为2.2，突尼斯为4.3，^②都位于全球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列。

政治腐败激化了社会矛盾，又难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

① “Revolution and the Muslim World”, <https://www.stratfor.com/weekly/20110221-revolution-and-muslim-world>.

②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0”, http://www.transparency.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other/corruption_perceptions_index_2011.

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政府靠高压政策维持统治，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日益严重。“阿拉伯之春”推翻了这些国家原有的政府，原先的执政党被禁止或被解散，新伊斯兰主义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通过选举走上执政地位。

（二）新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与组织能力

当前，北非国家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均脱胎于具有数十年历史的伊斯兰主义温和派，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成熟的组织结构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的创始人本基兰于1992年成立了改革与更新组织（Reform and Renewal），1996年更名为改革与统一运动（Movement of Unity and Reform），为后来正义与发展党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框架与力量。从1996年全国大会开始，该党积极参与摩洛哥的各级地方与全国议会选举，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改革与统一运动正式改组为正义与发展党，建立了全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功能委员会等中央机构，地方委员会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也建立起来。在“阿拉伯之春”前的几次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均获得40多个席位。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工作中表现出色，对政府工作提出了具有建设意义的监督建议，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突尼斯复兴党拥有几十年政治经验，“享有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知名度、全国性的基层组织、金钱和信誉”。^①1981年6月，格努希（Rashid Ghanouchi）、穆鲁（Abdelfattah Mourou）等伊斯兰主义者宣布成立伊斯兰倾向运动，之后组织过多次抗议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影响力和民众支持率。1988年5月，格努希将党的名称改为复兴运动党（复兴党），并获准

^① Christopher Alexander, "Tunisia: The Best Bet",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tunisia-the-best-bet>.

参加 1989 年的议会选举。本·阿里政权大规模镇压复兴党时，少部分没有被捕的成员转入地下，部分地恢复了复兴党的组织网络。^①复兴党在 2011 年 1 月重组且被官方承认为合法政党之后，就展示出了其发动群众、组织会议和公众集会的能力。它的组织和财政资源使它成为突尼斯颇具效力的政党。一位复兴党领导人表示：“因为我们是一个老党派，所以我们能够在 2011 年 1 月革命之后立即恢复我们的组织。一些积极成员曾在监狱度过漫长岁月，也有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成员，他们现在又再次为党而战了。”^②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期就积极地以合法方式参与埃及政治。它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或与其他政党合作，多次参加议会选举，获得了数量不等的议会席位。穆斯林兄弟会进入议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意识形态和理念在埃及政治系统和社会中的传播，也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加入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议员不断督促政府进行自由化改革，呼吁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放宽政党限制、取消新闻监管、给予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等等。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中的活动扩大了自身影响力。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开始渗透到埃及各大行业协会和大学的教职工俱乐部中，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极大地提升了其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另外，穆斯林兄弟会还具有比较完备的、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财政系统等。而其他新旧政党，尤其是世俗组织和政党，在组织的有效性和社会动员能力方面都难以与之相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阿尔及利亚引入多党制时，阿尔及利

^① Christopher Alexander, "Tunisia: The Best Bet",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tunisia-the-best-bet>.

^② Tarek Chamkhi, "Neo-Islamism After the Arab Spring: Case Study of the Tunisian Ennahda Party", Western Australia, Thesis of The Master Degree of Philosophy at Murdoch University, 2015, p. 138.

亚穆斯林兄弟会在马哈福兹·纳赫纳赫 (Mahfoud Nahnah) 领导下成立了伊斯兰社会运动 (Movement for the Islamic Society), 后由于法律禁止成立宗教政党, 该党改名为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该党积极参加选举, 支持泽鲁阿勒 (Liamine Zerouall) 政府和布特弗利卡 (Abdelaziz Bouteflika) 政府, 并参与政府事务。1997年,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与阿尔及利亚民族民主联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一起组成执政联盟。争取和平社会运动主张保守价值观和社会伊斯兰化, 它利用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地位, 推动和倡导自身的伊斯兰主义主张, 例如反对阿尔及利亚家庭法的世俗化变化等。争取和平社会运动, 谴责暴力, 支持政府的反恐立场与措施。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获得了7%的选票, 在议会中获得了38个席位。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获得9.64%的普选票, 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拥有52名议员。^① 前期的政治经历与经验为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在“阿拉伯之春”后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三) “阿拉伯之春”后的政治环境

“阿拉伯之春”前, 北非各国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和组织遭到压制和打击, 其干部和成员大多被捕或流亡海外, 几乎没有政治活动空间。在突尼斯, 布尔吉巴把伊斯兰政治组织看成是对其政权的最大挑战, 甚至动用武装部队对伊斯兰组织进行镇压。本·阿里上台后, 政府开始允许复兴党合法存在, 后来又大规模逮捕了复兴党的骨干, 格努希逃往海外。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之后虽然一直与王室保持着良好关系, 但“9·11”事件之后, 摩洛哥大力打击国内的恐怖势力, 正义与发展党、正义与慈善党等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遭到压制。在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自1954

^① “Elections Législatives du 17 Mai 2007”, http://www.rnd-dz.com/OneAdminSuite/_files/File/Repartition%20par%20Wilaya.pdf.

年被纳赛尔政权取缔以来，一直没有恢复其合法地位。穆巴拉克统治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受到打击，尤其是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前后，穆斯林兄弟会的积极成员时常面临逮捕、审判和监禁。^① 总之，“阿拉伯之春”之前，北非各国非执政党的政治空间被严重挤压，其活动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

“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解除了政党和政治团体方面的限制，允许各政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组建；受“阿拉伯之春”的推动，摩洛哥的政党活动条件也更为宽松，国王允许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领袖担任首相。新伊斯兰主义政党或组织在多党制条件下获得自由发展权利和迅猛发展的良机，趁势将民众高涨的宗教热情转化为自身的参政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国情的政治主张，从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

四、新伊斯兰主义的主要特征

除了传统伊斯兰主义者所有的一般特征外，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具有一些新特征，其中包括追求民主、放弃伊斯兰教法包容性、重新定义民族主义，以及改善与西方的关系等。

（一）致力于建设民主的公民国家而不是“神权国家”

传统的伊斯兰主义者渴望立即建立伊斯兰国家和虔诚的伊斯兰社会。而新伊斯兰主义者重新审视了对民主和世俗主义的立场，接受了西方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价值观。2003年6月，突尼斯复兴党与劳工自由民主论坛（Ettakatol）等反对派政党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未来的任何民选政府都必须“建立在人

^① 毕健康：《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第50页。

民主权作为唯一合法性来源的基础上”；国家在“尊重人民身份及其阿拉伯穆斯林价值观”的同时，将“保障所有人的信仰自由，并对宗教场所保持政治中立”。^①“阿拉伯之春”后，复兴党接受了民主治理体制，放弃了传统伊斯兰主义的两个基本目标：建立伊斯兰国家和彻底实施伊斯兰教法。^② 尽管突尼斯复兴党的政治纲领仍植根于伊斯兰价值观，但它宣布将促进突尼斯的稳定和民主，而不是伊斯兰化。埃及自由与正义党成立后发表了许多声明，宣布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保护公民权利，支持埃及民主化，不主张建立神权政府。^③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说，自由与正义党并不是宗教性的。穆斯林兄弟会前议会党团主席穆罕默德·卡塔特尼（Mohammed Katatny）说：“我们反对宗教政府。”^④ 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自成立以来也不断淡化自身的伊斯兰色彩，妥善处理宗教和政治问题，不主张改变摩洛哥现行的政治体制，而是要求在国王体制下进行改革以解决摩洛哥社会的各种问题。正义与发展党的这种态度赢得了国王的支持。

新伊斯兰主义者完全重新阐述了国家的发展道路。通过这种阐述，人们可以通过接受关于民主、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主流话语而接受新伊斯兰主义政党，从而使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找到足够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① Alfred Stepan, “Tunisia’s Transition and the Twin Toler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3, No. 2, 2012, p. 96.

② Michele Penner Angrist, “Understanding the Success of Mass Civic Protest in Tunis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7, No. 4, 2013, p. 562.

③ 同①。

④ “Clinton: U. S. ‘Would Welcome’ Dialogue with Muslim Brotherhood”, http://articles.cnn.com/2011-06-30/world/egypt.muslim.brotherhood.us_1_muslim-brotherhood-freedom-and-justice-party-egypt?_s=PM;WORLD.

（二）关注民众的生计问题而非伊斯兰教法的实施

新伊斯兰主义者不主张在阿拉伯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突尼斯复兴党认为不应该将伊斯兰教法作为突尼斯革命后国家所有法律的主要来源。格努希在突尼斯选举胜利后宣布，他不会考虑禁止饮酒，也不会考虑将实施伊斯兰惩罚作为首要任务。复兴党认为，宪法文本没有必要说明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来源，应该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目标，考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因为公众利益本身就是“沙里亚”（伊斯兰教法）。^①复兴党领导人“使突尼斯公民放心，不会干涉他们的个人生活，并且……将尊重其基本人权”。^②旅居西方的伊斯兰主义学者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宣称：“对世界有益的事就是对伊斯兰教有利，对世界及其人民不利的事不能再认为对伊斯兰教有利。”^③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宣布，他们不会在宣言中宣布损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提出的改革方案，着眼于解决摩洛哥面临的贫困和失业问题，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三）日益具有政治包容性

新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包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吸纳世俗主义者甚至非穆斯林加入自己的政党，从而扩大组织基础；二是当选后积极组织与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新伊斯兰主义政党更看重其成员的数量多少而不是宗教信仰的虔诚与否，它聚集了广泛的基础，超越了宗教选民，吸引了社会保守主义者、人

^① Mahboob Thaha, “Neo-Islamism in the Post-Arab Spring: The Way Ahead for the Islamists?”, https://www.academia.edu/14706847/Neo-Islamism_in_the_Post-Arab_Spring_The_way_ahead_for_the_Islamists?_auto=download.

^② George Crowder et al., “Islam, Islamism, and Post-Islamism: Rediscovering Politics After the War on Terro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60, No. 1, 2014, p. 123.

^③ Amel Boubekeur and Olivier Roy,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Islamists? Salafis, Heavy Metal Muslims and the Lure of Consumerist Isl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06.

权活动家。^① 突尼斯复兴党、埃及自由与正义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为公民敞开了大门，有任何宗教信仰或宗教行为的人都可以加入。根据这些新规定，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自由加入这些政党。

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在选举获胜后，积极地与其他政党合作。在突尼斯，格努希明确宣布，即使复兴党获得多数，该党也更倾向于组织联合政府。复兴党有42名女性进入国民议会，超过了所有世俗政党女性议员的总和。新伊斯兰主义者转向实用主义，这是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士带来的整个一代人的转变。新伊斯兰主义者是工程师、牙医、医生、律师和教师，他们思想开放，主张改革，对宗教教义、宗教身份和文化战争不那么执着，更乐于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自由主义者或世俗主义者建立执政联盟。突尼斯复兴党在政治上与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主义者结盟，而不是与极端保守的萨拉菲派结盟。^②

突尼斯复兴党的案例表明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在“阿拉伯之春”后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使复兴党把因多数票而获得的一些内阁职位让给其他政党，也促使复兴党就路线图与其他政党进行积极互动，从而阻止了政治对话通道的关闭。”^③ 政治进程中的让步是突尼斯的新伊斯兰主义者超越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其他伊斯兰主义者的地方。

（四）民族主义的内涵

所有激进或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都寻求瓦解民族国家，寻求

① Christopher Alexander, "Tunisia: The Best Bet",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tunisia-the-best-bet>.

② Fawaz A. Gerges, "The Islamist Movement: From Islamic State to Civil Isla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8, No. 3, 2013, p. 392.

③ Fahmi Huweidi, "There is no Fear over the Arab Spring in Tunisia",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40127-there-is-no-fear-over-the-arab-spring-in-tunisia/>.

为整个乌玛（Ummah）重新建立全球统一的哈里发国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致力于建立伊斯兰联盟和伊斯兰国家，其一生都在鼓励叙利亚、利比亚、黎巴嫩和苏丹等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兄弟会分支机构的发展。追随他的思想学家，例如赛义德·库特布（Seyyed Kuttb）和阿布·阿拉·毛杜迪（Abu Aala Mawdudi），都曾公开支持建立全球伊斯兰乌玛和跨越种族与民族界限的伊斯兰国家。

新伊斯兰主义承认并维护在《赛克斯-皮科斯协定》基础上建立的阿拉伯现代国家体系，拒绝将乌玛建设成跨民族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将自己的政治追求放在现有的国家边界之内。组织上，新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不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成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仅针对他们所在的民族国家。

（五）与西方的务实关系

新伊斯兰主义者渴望与美国和欧洲建立良好的关系。“阿拉伯之春”后上台的突尼斯复兴党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会见了美国和欧洲官员，讨论了未来的双方关系。突尼斯复兴党领导人于2011年年初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突尼斯的未来治理进行对话。突尼斯复兴党执政期间，突尼斯与美国、欧盟保持了良好关系，尤其是与欧盟在经济、安全、社会领域保持了密切合作。^① 同样，本基兰担任首相期间，摩洛哥积极发展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并且实现了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建立自由与正义党之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改变了对美国与西方的态度，向更加务实的方向制定其对外政策。穆斯林兄弟会承诺遵守既定的国际条约，包括与以色列签订的条约，表示，“埃及是一个有着悠久光荣历史的大国，在阿拉伯问题、伊斯兰问题和国际事务中起着

^① 刘云、钱磊：《北非变局对环地中海国际关系的影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0—96页。

重要的作用，埃及当然会尊重过去签订的协议和条约”。^①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经常公开表示埃及与美国建立平等合作关系的愿望。

五、结语

阿尔及利亚争取社会和平运动和突尼斯复兴党今天仍然是这两个国家政治舞台上最主要的政治力量，有力地证明了政治伊斯兰已经失败、后伊斯兰主义已经取代伊斯兰主义的论点是错误的。伊斯兰主义并没有退出当前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舞台，而是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称之为新伊斯兰主义。突尼斯复兴党虽然一度失去执政地位，但仍然是联合政府中的主要政党，而且至今保持着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阿拉伯之春”以来，阿尔及利亚争取社会和平运动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已经成为阿议会第二大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自2011年到2021年9月一直保持着执政党的地位，虽然在2021年9月选举中失利，但其组织网络与影响力依然存在。多年来，北非各国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党积极地将他们的政治身份与宗教身份分开，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以适应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现实。

突尼斯复兴党、阿尔及利亚争取社会和平运动，甚至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经历在“阿拉伯之春”后的伊斯兰国家具有重要的典型性，代表了伊斯兰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此外，就整个伊斯兰世界来说，正在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也是典型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党。由于条件不成熟，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只短暂执政就被军事政变推翻，而利比亚的正义与建设党由于内战与冲

^① David Kirkpatrick and Steven Myers, "Overtures to Egypt's Islamists Reverse Longtime U. S. Polic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2, p. A1.

突也不能在国家政治重建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成熟的多党民主制是北非新伊斯兰主义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伊斯兰国家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伊斯兰主义思潮和运动会成为这些国家的长期政治现象。除上述国家之外，中东地区其他国家还没有看到新伊斯兰主义者掌握政治权力的情况。在政治实践方面，突尼斯复兴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阿尔及利亚争取社会和平运动甚至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实际奉行准世俗主义，不注重宗教事务本身而将目光聚焦于宗教的最终社会目标，在内政与外交上本着务实的精神处理当下的问题，这种实践重塑了伊斯兰主义，代表着新伊斯兰主义在当前中东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政党通过新伊斯兰主义的理念和实践、经过精心设计的符合各自国情的纲领，赢得了选票，走上执政地位或进入了政府。

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在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兴起的政治背景不同，但在社会影响方面相似。突尼斯新生的多党制民主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按规则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竞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遇到了世俗力量的巨大挑战。但当前突尼斯复兴党仍然是最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和实现高度动员的政党。到目前为止，摩洛哥仍然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国王专权的体制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正义与发展党之所以能够在摩洛哥长期执政，主要是因为该党与王室政权进行了浮士德式的交易：接受王室政权在宗教和政治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政治话语还是行为都采取温和主义的立场，以换取一定的政治权力。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允许通过选举执政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党只是庞大的王室政权手中的棋子，王室需要它，同时也可以控制它。正义与发展党多次选举胜利和影响扩大引起了王室的不安，王室政权在 2021 年 9 月议会选举前修改了选举法，使形势变得对正义与发展党不利，正义与发展党因此遭遇选举失败，失去了

执政地位。^① 对于突尼斯复兴党而言，不存在类似摩洛哥的半专制结构，它面临的挑战在于它要在突尼斯开放的多党制背景下发挥共识政治，同时保持其伊斯兰特性。由于长期的内战，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心存恐惧，而争取社会和平运动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一直参加世俗政党的执政联盟，虽然“阿拉伯之春”后争取社会和平运动退出了执政联盟，且通过历届选举提升了自己作为新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地位，但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更加明确地界定自己的政治身份，提出符合阿尔及利亚国情的治国方略。

^① Motasem Dalloul, “Why has Morocco’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Lost So Badly?”,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10910-why-has-morocco-justice-and-development-party-lost-so-badly/>.